# 詩源辯體

# 詩源辯體卷之四　漢魏辯　魏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漢魏五言滄浪見其同而不見其異元瑞見其異而不見其同。愚按魏之於漢同者十之三異者十之七同者爲正而異者始變矣漢魏同者情興所至以不意得之故其體皆委婉而語皆悠圓有天成之妙魏人異者情興未至始着意爲之故其體多敷敘而語多構結漸見作用之跡故漢人篇章人不越四五而魏人多至於成什矣此漢人潛流而爲建安乃五言之初變也（下流至陸士衡諸公五言）

謝茂秦云。詩以漢魏並言魏不逮漢也斯言當矣又

云。建安率多平仄穩貼。此聲律之漸。則謬言耳。蓋魏人雖見作用實有渾成之氣。雖變猶正也。況於平仄之間乎。魏詩惟曹子建游魚潛淥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似若平仄穩貼實偶然耳 以下八則論漢魏之不同

漢魏同者情與所至以情為詩故於古為近魏人異者情與未至以意為詩故於古為遠同者乃風人之遺響異者為唐古之先驅陳繹曾云東都以上主情建安以下主意此前人未嘗道破。

漢人五言體皆委婉而語皆悠圓有天成之妙。魏人如曹子桓雜詩二首。及長歌行二首。曹子建雜詩六首。及明

月照高樓。劉公幹職事相填委。汎汎東流水。鳳凰集南嶽。王仲宣吉日簡清時。列車息衆駕。日暮游西園。徐偉長浮雲何洋洋。委婉悠圓。亦有天成之妙。如子桓兄弟共行遊。清夜延貴客。良辰啓初節。子建初秋涼氣發。從軍度函谷。嘉賓塡城闕。置酒高殿上。公幹永日行遊戲誰謂相去遠。及贈五官中郎將四首。仲宣自古無殉死。朝發鄴都橋。及七哀詩三首。委婉悠圓。俱漸失之。始見作用之跡。至如子桓觀兵臨江水。子建名都多妖女。白馬飾金羈。九州不足步。仙人攬六箸。驅車揮駑馬。盤盤山巔石。仲宣從軍有苦樂。涼風厲秋節。悠悠涉荒路。體

皆敷敘。而語皆構結。益見作用之跡矣。漢人樂府如羽林郎陌上桑焦仲卿妻詩等乃敘事之體故篇什雖長不害爲天成魏人如曹子建美女篇名都篇白馬篇等則事由創撰故其敷敘不免爲作用耳 然今人學魏人或相類而學漢人多不相類者。蓋作用可能。而天成未易及也。

或問魏人五言。較漢人氣格似勝。何也。曰。漢人五言。本乎天成。其氣格自在。魏人漸見作用。語多構結。故氣格似勝。知此。則太康元嘉。可類推矣。

漢魏五言。由天成以變至作用。非造詣有深淺也。徐昌穀云。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斯言謬矣。然後之學者。將代降。風氣亦漓。苟非自魏而入漢。則恐失之卑弱耳。

胡元瑞云。滄浪言漢魏尚矣。不假悟也。康樂至盛唐。透徹之悟也。此言似而未核。漢人直寫胸臆。斵削無施。嚴氏所云。庶幾實錄。建安以降。稍觸思惟。便應懸解。非緣妙悟。曷極精深。愚按滄浪之言。本無可疑。元瑞之辯。愈見其惑。蓋悟者。乃由窒而通。故悠然無着。洞然無礙。即禪家所謂解脫也。魏人五言。由天成以變至作用。乃無着而有着。無礙而有礙。而謂之妙悟可乎。若康樂既極雕刻。而獨以池塘生春草為佳句。斯可為悟。但謂之透徹之悟則非矣。大抵漢魏之詩。滄浪得其要而弗詳。元美元瑞詳而弗得其要。其他未容措一喙也。元美謂東風提百草便是

句法為人所竊是不得其要也

先正謂國不如左。左不如檀。謂國語枝蔓。左傳紆餘。而檀弓簡約也。予嘗以詩比之。魏詩如國語。漢詩如左傳。國風如檀弓。但左傳乃因繁以就簡。魏詩則由簡以趨繁耳。按左氏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為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內傳而先所采集草藁具存時人傳之號國語謂之外傳

漢魏五言。各有盛衰。東京之於西京也。乃時代不同。正始之於建安也。實功力有異。故東京張衡而後。其作用始著。正始阮籍而外。則散漫無倫。

鍾嶸云。曹公名操字孟德追謚武帝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叡字元仲丕之子

諡明帝　不如丕。丕字子桓操之子諡文帝　亦稱三祖。武帝太祖文帝高祖明帝烈祖　按
嶸詩品。以丕處中品。曹公及叡居下品。今或推曹公。而
劣子桓兄弟者。蓋鍾嶸兼文質。而後人專氣格也。然曹
公才力。實勝子桓。以下分論魏人詩歌
王元美云。曹公莽莽。古直悲涼。子桓小藻。自是樂府本色。
子建天才流麗。雖譽冠千古。而實遜父兄。何以故。才太
高。詞太華。愚按元美嘗謂子桓之雜詩二首。子建之雜
詩六首。可入十九首。而此謂子建才太高。詞太華。而實
遜父兄。胡元瑞謂論樂府也。然子建樂府五言。較漢人
雖多失體。詳論於後實足冠冕一代。若孟德薤露蒿里。是過

於質野子桓西山彭祖朝日朝遊四篇雖若合作然雜詩而外去弟實遠謂子建實遜父兄豈爲定論

魏人樂府四言如孟德短歌行子桓善哉行子建飛龍篇等其源出於采芝鴻鵠軼蕩自如正是樂府之體不當於風雅求之

孟德子桓樂府雜言聲調出於漢人滿歌行等孟德氣格雖古然適用者少子桓小加瀟麗然亦無全作詩紀所編何嘗快一篇乃古辭也

子桓五言在公幹仲宣之亞鍾嶸詩品以公幹仲宣處上品子桓居中品得之元瑞謂子桓過公幹仲宣遠甚

未敢信。

子桓樂府七言燕歌行。用韻祖於柏梁。較之四愁。則體漸敷敘。語多顯直。始見作用之跡。此七言之初變也。下流至晉無名氏白紵舞歌 如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爲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首章 全篇等章。體皆敷敘。語皆顯直者也

魏后樂府五言塘上行。情思纏綿。從肺腑中流出。與文君

白頭吟婉美。或以為孟德作。何耶。

鍾嶸云。陳思曹植字子建封陳王字曰思為建安之傑。公幹劉楨仲宣王粲為輔。按魏書王粲傳。始文帝及植皆好文學。粲與徐幹字偉長陳琳字孔璋阮瑀字元瑜應瑒字德璉劉楨並見友善。自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儀丁廙。楊脩。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子之例。已上王粲傳故魏自文帝為五官中郎將。植與粲等六人。實稱建安七子。然文帝典論。論七子之文。無曹植。有孔融者。元瑞以為弟兄相忌故也。或即以融與粲等為七子。而遺植。非矣。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時文帝未為太子及李于鱗代從軍公讌詩。皆有植無融。

子建仲宣四言，其體出於二雅。然二雅意雖矜持，而典則莊嚴，古色照映，猶有古詩人風範。子建仲宣則才思逸發，華藻爛然，自是詞人手筆。然仲宣較子建才力不啻什伯也。子建朔風五章、應詔五章、責躬十一章，仲宣贈蔡子篤四章、贈士孫文始七章、贈文叔良五章、思親七章，諸家皆不能分。下流至二陸潘安仁四言

仲宣太廟頌、俞兒舞，其體出於房中、郊祀。太廟四言稍為平典，而古色弗如；三言則遠甚矣。俞兒舞雜言，語雖顯明，而日就猥下，殆與繆襲鼓吹曲相若。

漢人五言有天成之妙。子建、公幹、仲宣始見作用之跡，此

雖理勢之自然。亦是其才能作用耳。以徐幹。陳琳。阮瑀諸子相比。則知之矣。陸機爲太康之英。謝客爲元嘉之雄。非有才不足以濟變也。

漢人五言。本乎天成。固無堂奧可臻。魏人雖漸見作用。然亦無階級無造詣。但才高者。更倏達華贍耳。鍾嶸云。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此但以其才質所就言之。必至李杜高岑。方可以堂室論也。

漢人五言得於偶然。故其篇章人不越四五。至建安諸子。始專力爲之。而篇什乃繁矣。劉勰云。建安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慷慨以

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晳之能。此其所同也。按文帝如羅綺從風飛。長劒自低昂。絃歌發中流。悲響有餘音。樂極哀情來。寥亮摧肝心。子建如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國讐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為世儒。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驚風飄白日。光影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公幹如永日行游戲。懽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翺翔。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

歸。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　仲宣如吉日簡清時。從君出西園。方軌策良馬。並驅厲中原。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逍遙河堤上。左右望我軍。　等句。皆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者也。胡元瑞云。魏之氣雄於漢。然不及漢者。以其氣也。馮元成亦言。詩至建安而溫柔乖。其以是夫。

魏人五言體多敷敘。語多構結。敷敘者。舉見於前。見此卷第三則構結者。畧摘以見。文帝如野田廣開闢。川渠互相經。絃歌奏新曲。遊響拂丹梁。　白旄若素霓。丹旗發朱光。齊倡發東舞。秦箏奏西音。　子建如山岑高無極。涇

渭揚濁清。亮懷璵璠美，積久德逾宣，有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公幹如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仲宣如涼風撤蒸暑，清雲却炎暉。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泛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坰。日月不安處，人誰獲恒寧。萑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等句，語皆構結，敵之西京，迥然自別矣。

建安七子雖以曹劉爲首然公幹實遜子建子桓與吳質書稱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倫正以弟兄相忌故耳鍾嶸謂陳思之於文章（文章詩賦通稱）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信矣昭明不能多錄惜哉

或問漢魏五言本於國風而子建贈白馬王詩實法大雅何也曰子建與白馬任城俱朝京師任城既被害子建與白馬還國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子建意毒恨之故其詩有鴟鴞鳴衡枙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之句蓋亦當變雅耳固不可爲風也即此而推則凡他出於雅者亦各有宜耳

子建贈白馬王詩體既端莊語復雅鍊盡見作者之功少時讀之了不知其妙也元美極稱之謂悲婉宏壯情事理境無所不有

謝茂秦謂古詩十九首不作意是家常話子建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是官話予謂擬之未當若子建贈白馬王詩則全是官話也然當官自不可無此風雅之辨

漢人樂府五言體既軼蕩而語更真率子建七哀種葛浮萍而外體既整秩而語皆構結蓋漢人本敘事之詩子建則事由創撰故有異耳較之漢人已甚失其體矣下流至陸士衡

樂府五言

子建樂府五言種葛浮萍二篇或謂於漢人五言爲近非也漢人委婉悠圓有才不露子建二篇則才思逸發情態不窮王敬美謂子建始爲宏肆多生情態是也學者於此能別方可與論十九首矣

子建樂府五言七哀種葛浮萍而外惟美女篇聲調爲近外惟名都篇云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鬭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白馬篇云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幷游俠兒數語稍類樂府餘則謂之乖調矣說見陸士衡論中

子建樂府五言七哀種葛浮萍美女而外較漢人聲氣爲

雄。然正非樂府語耳。

子建五言四句，如逍遙芙蓉池、慶雲未時興二篇，較之漢人，始見作用之跡。上源於漢無名氏五言四句，下流至張孟陽五言四句

子建七言有秋思詠一篇，聲調與子桓燕歌行相類，宋本作秋思詠，而今集作愁思賦，非也。馮元成云：詞實詠秋，為詠則佳，為賦則拙。

公幹詩聲韻常勁，仲宣詩聲韻常緩，子建正得其中。鍾嶸稱公幹氣過其文，仲宣文秀而質羸，是也。五言，公幹如靈鳥宿水裔，仁獸游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

涼風吹沙礫霜風何皚皚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等句聲韻爲勁仲宣如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　軍中多飫饒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　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撫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　等句聲韻爲緩然要是氣質不同非有意創別也

公幹仲宣一時未易優劣鍾嶸以公幹爲勝劉勰以仲宣爲優予嘗爲二家品評公幹氣勝於才仲宣才優於氣鍾嶸謂陳思已下楨稱獨步元美謂二曹龍奮公幹角立是也文帝典論稱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竊

謂以仲宣代應瑒更切。

七子之中。徐幹。陳琳。阮瑀。五言既無天成之妙。又少作用之功。此雖其才力不逮。亦是各有所長耳。按文帝典論。稱徐幹之賦。琳瑀之章表書記。可見七子之名。非皆以其詩也。徐幹如不聊憂餐食。慊慊常飢空。　時不可再得。何爲自愁惱。　陳琳如東望看疇野。迴顧覽園庭。收念還房寢。慷慨詠墳經。　阮瑀如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迴。　應瑒如辯論釋鬱結。援筆興文章。　等句。頗傷拙劣。或反以爲高古而學之。則失之千里矣。

應瑒五言。建章臺詩。才思逸發。而情態不窮。然未可謂靡。

應璩字休璉百一詩，則猶近拙樸。徐昌穀云：應璩巧思逶迤，失之靡靡。休璉百一，微能自振，然傷媚焉。是慕好古之名，而不得其實者也。

繁欽字休伯樂府五言定情詩，才思逸發，而情態橫生，中用一法數轉，可為長篇之式焉。元成云：休伯定情詩，何其蔓繞，然有倫有趣，頗得國風之體。

建安之詩，體雖敷敘，語雖構結，然終不失雅正，至齊梁以後，方可謂綺靡也。劉公幹公讌詩云：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是歎一時所見之綺麗耳。即文帝詩感心動耳，綺麗難忘也。李太白詩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蓋傷

大雅不作。正聲微茫。故邃言建安以來辭賦綺麗。已不足珍。猶韓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趁姿媚。是也。此皆豪士放言耳。蕭士贇郎引公幹語註釋李詩。指以為實。非癡人前說夢耶。

吳質字季重 五言思慕詩。與徐幹陳琳相伯仲。

繆襲字熙伯 五言挽歌一首。在徐幹陳琳之上。雜言鼓吹曲雖規摹鐃歌。而句則出於郊祀。然語實猥下。較之仲宣。益不足法。韋昭而下更多。麤率然竟為後世廟樂之祖。

明帝 五言 遼遼厥父。樂府四言短歌行。善哉行。語多庸鄙。雖 雜言 步出夏門行。辭藻俊逸。與諸作不類。疑是子桓

之詩。

正始體嵇叔夜（名康字叔夜）阮嗣宗（名籍字嗣宗）爲冠。王元美云嵇叔夜土木形骸。不事藻飾。想於文亦爾如養生論絕交書。類信筆成者。詩少涉矜持。更不如嗣宗。愚按叔夜四言雖稍入繁衍。而實得風人之致。以其出於性情故也。惟五言或不免於矜持耳。

叔夜四言微風清扇一篇。雖調越風雅。而情興躍如。蓋三曹樂府之流也。

嗣宗五言詠懷八十二首。中多興比。體雖近古。然多以意見爲詩。故不免有跡。其他託旨太深觀者不能盡通其

意。鍾嶸謂其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是也。顏延年云，阮公身事亂朝，常恐遇禍，因茲詠懷，雖志在譏刺，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也。予所錄三十篇，則庶幾焉。

嗣宗詠懷，比喻太切，故不免有跡。後人雜詩感遇等作，不爲漢人，而爲法嗣宗者，正以有跡可求故耳。與學漢魏第四則參看

且體雖近古，而意實多同，恐非出一人之手。

何晏叔平字五言二篇，託物興寄，體製猶存。嵇喜公穆字五言華堂臨浚沼一篇，則蘭亭諸詩之祖。郭遐周五言、郭遐叔四言，俱不爲工。阮侃五言，則更繁蕪矣。

# 詩源辯體卷之五　晉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鍾嶸云。陸機字士衡爲太康之英。安仁潘岳景陽張協爲輔。皆當時所宗尚故捨太沖而言其品第見後愚按建安五言再流而爲太康然建安體雖漸入敷敘語雖漸入構結。猶有渾成之氣。至陸士衡諸公則風氣始漓其習漸移故其體漸俳偶語漸雕刻而古體遂淆矣此五言之再變也下流至謝靈運諸公五言嶸又云。建安以後。陵遲衰微。迄於太康。諸子。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予謂以太康較魏末則爲中興。以建安視太康。實爲再變。知此則永嘉以

後可類推矣。永嘉詩說見郭景純後

五言自漢魏至陳隋，自初盛至晚唐，其變有漸，正由風氣漸衰，習染相因耳。至李杜韋柳以及元和諸公，方可謂自立門戶也。今之輕進自喜者，謂漢魏六朝唐人之詩皆自立門戶，此雖一己之偏，實未知其變之有漸耳。試以予說求之，當一一有證，非穪強附會也。

子建仲宣四言，雖是詞人手筆，實雅體也。至二陸安仁，則多以碑銘為詩矣。胡元瑞云：說者謂五言之變，昉於潘陸，不知四言之亡，亦晉諸子為之也。已上元瑞語下至顏延之，多首尾成對，謝玄暉、柳文暢又靡麗矣。

三百篇有靚閱既多。受侮不少。 發彼小豝。殪此大兕。十九首有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 曹子建有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 秋蘭被長阪。朱華冒綠池。 等句。皆文勢偶然。非用意俳偶也。用意俳偶。自陸士衡始。王元美直謂俳偶之語。毛詩已有之。豈以三百篇亦後世詞人才子流耶。又或以小雅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斯。雨雪霏霏。爲扇對。楚辭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爲蹉跎對。夫堪撫掌。士衡五言。如贈從兄。贈馮文羆。代顧彥先婦。等篇。體尚委婉。語尚悠圓。但不盡純耳。至如從軍行。飲馬長城窟門

有車馬客、苦寒行、前緩聲歌、齊謳行等、則體皆敷敍、語皆構結、而更入於俳偶雕刻矣。中如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男歡智傾愚、女愛衰避妍、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規行無曠跡、矩步豈遝人、等句皆俳偶雕刻者也。

士衡五言、如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鶩飈遐反信、歸雲難寄音、飛閣纓虹帶、層臺冒雲冠、和風飛清響、

鮮雲垂薄陰。夏條集鮮藻。寒氷結衝波。蹟芳結飛
飈浮影映清湍。等句。斯可稱工。至如迴渠遶曲陌。通
波扶直阡。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歡會良自古。
悼別豈獨今。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絃。盛門無再
入。衰房莫苦開。等句。則傷於拙矣。工則易傷於拙耳。
士衡五言。俳偶雕刻。漸失渾成之氣。而聲韻孋悍。復少溫
厚之風。如逍遙春王圃。躑躅千畝田。迴渠遶曲陌。通波
扶直阡。無迹有所匿。寂寞聲必沉。肆目眇弗及。緬然
若雙潛。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服
鮮芳春。等句。皆聲韻孋悍者也。又見太沖論中

士衡樂府五言體製聲調與子建相類。而俳偶雕刻愈失其體時稱曹陸爲乖調是也。昭明錄子建士衡而多遺漢人樂府似不能知。

陸士衡謝靈運謝惠連樂府七言燕歌行各一篇。較之子桓體製聲調亦不甚殊。未可稱變也。

陸士衡五言體雖漸入俳偶。語雖漸入雕刻。其古體猶有存者。至潘安仁金谷。河陽。懷縣。悼亡。等作。則更傷冗漫。而古體散矣。孫興公謂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陳繹曾亦謂潘質勝於文。有古意。何耶。

安仁五言如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

秀陵喬。 欻如敲石火。瞥若截道飆。 福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 淸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 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 等句。皆非偶雕刻者也。至如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持。游魚動圓波。 春風緣隟來。晨霤承檐滴。 牀空委淸塵。室虛來悲風。 等句亦頗稱工。而拙句則無矣。

左太沖 名思 五言詠史出於班孟堅王仲宣。而氣力勝之。張景陽五言雜詩出於十九首二曹。而淳古弗逮。然華彩俊逸。實有可觀。鍾嶸謂景陽雄於潘岳。靡於太沖。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蔥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

塑不倦。此論甚當。滄浪詩評。止稱太冲。而不及景陽。未免爲過耳。

左太冲淳樸渾成。張景陽華彩俊逸。景陽如房櫳無行迹。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浮陽映翠林。迴猋扇綠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栖叢菊。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等句。皆華彩俊逸者也。太冲如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內。所講在玄虛。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等句。皆淳樸渾成者

左太沖畫而有餘。久而更新。以全篇觀自見。

王元美云。太沖練有兼人之語。但太不雕琢。愚按太沖如皓天舒白日一篇。無一字不精鍊。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等句。是太不雕琢也。方之士衡。其過不及之分歟。太沖為過。士衡為不及。此敦本之論。若雕刻之於冗濫則雕刻為過。冗濫為不及矣。

陸士衡聲多麤悍。左太沖語多訐直。馮元成謂詩至左陸而敦厚失。信哉。

陸士衡潘安仁張景陽五言。其體漸入俳偶。而陸潘語并入雕刻。景陽亦間有之。左太沖雖畧見俳偶。却有渾成

之氣。劉勰謂四子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則似無分別。

嚴滄浪云。左太沖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予嘗爲四家品第。太沖渾成獨冠。士衡雕刻傷拙，而氣格猶勝。景陽華彩俊逸，而氣稍不及。安仁體製既亡，氣格亦降。察其才力，實在士衡之下。元美謂安仁氣力勝士衡誤矣。鍾嶸云。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太康諸子，其體有不同者，當是氣有強弱，才有大小耳。未必各有師承也。宋景濂謂安仁、茂先、景陽學仲宣。太沖季鷹法公幹。此論出於鍾嶸，不免以形似求之。

張茂先名華五言得風人之致題曰雜詩情詩體固應爾或疑其調弱非也覲其答何劭二作其調自別矣但格意終少變化故聦明不多餘耳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也語雖或過亦自有見

茂先五言似對非對中亦漸入俳偶至如居歡惜夜促在慼怨宵長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則傷於拙矣

潘正叔名尼五言詩體漸俳偶語漸雕刻方之張公茂先情麗正叔遜丁茂先如朱火清無光蘭膏坐自凝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等句其情甚麗正叔如逃驥騰夷

路潛龍躍洪波。游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　嬰居囿

小往龍翔乃大來。青松蔭脩嶺。綠蘩被廣隰。等句。

其語實工。

陸士龍名雲四言最多。說見士衡論中五言僅得數篇。亦與士衡相

類。時稱二陸。

張孟陽名載五言篇什不多。體雖未大俳偶。語雖未見雕刻

然氣格不及太沖。詞彩遠慚厥弟。太康諸子。載獨居下。

張孟陽五言四句。如氣力漸衰損。一篇較之子建。則氣格

遂降。下流至靈運延年五言四句

傅玄樂府諸篇。麗巠甚於韋昭。至如惟漢行。秦女休行等。

語極鄙陋較之漢人正猶珷玞混玉耳李于鱗詩刪錄惟漢行豈以鄙陋爲古樸耶

劉越石名琨五言篇什不多其贈盧諶及扶風歌語甚渾樸氣頗遒邁元裕之詩謂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是也至如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等句則又工美矣詩紀所載胡姬年十五一篇乃齊梁人詩也

郭景純名璞五言遊仙詩出於漢人仙人騎白鹿邪徑過空廬今日樂上樂及曹子建遠遊臨四海九州不足步仙人攬六箸等篇鏗鏘云文體相輝彪炳可翫但辭多慷

慨乖遠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愚按景純遊仙中雖雜坎壈之語。至如放情淩霄外。嚼蕊挹飛泉。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升降隨長煙。飄颻戲九垓。鮮裳逐電曜雲蓋隨風迴。等句。則亦稱工矣。然陳繹曾乃謂三謝皆出於此。杜李精奇處。皆取此。則又不可知。

鍾嶸云。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云云。此論甚

詩亨考永嘉以後傳者絕少故不能備述但劉越石前與潘陸同時今謂永嘉而後畀純變創越石贊成則失考矣。

晉無名氏樂府七言白紵舞歌用韻祖於燕歌而體多浮蕩語多華靡然聲調猶純此七言之再變也（下流至鮑明遠行路難）如質如輕雲色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麗服在御會嘉賓醪醴盈樽美且淳清歌徐舞降祇神四座歡樂胡可陳（第二章全篇）等章皆浮蕩華靡者也胡元瑞云歌行可法者漢四愁魏燕歌晉白紵又云白紵辭前首自質如輕雲下當另爲一

篇愍按後首自羲和馳景下亦當另爲一篇後觀馮元成集實作五篇

西晉僅六十年。而作者甚多。東晉百餘年。而作者絕少。王元美云。渡江以後。作者無幾。非惟戎馬爲阻。當由清談閒之。此一則總論兩晉之詩

# 詩源辯體卷之六 晉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陶靖節（初名淵明，後改名潛，字元亮，謚靖節。）四言章法雖本風雅，而語自己出，初不欲軌古求工耳。然他人規規摹倣，而性情反窒；靖節無一語盜襲，而性情溢出矣。

靖節四言有勸農詩，頗佳，但氣節既過，和澤難久，以下當脫一兩章，然韻實相合者，疑後人改韻湊合，或韻自偶合耳。又第三章今音二字，疑亦有誤。

五言自漢魏至六朝，皆自一源流出，而其體漸降。惟陶靖節不宗古體，不習新語，而真率自然，則自爲一源也。然

已兆唐體矣。下流至元次山、韋應物、柳子厚、白樂天五言古。

康樂詩上承漢魏太康。其脉似正而文體破碎。殆非可法。靖節詩。眞率自然。自爲一源。雖若小偏而文體完純。實有可取。康樂譬吾儒之有荀楊。靖節猶孔門視伯夷也。

鍾嶸謂淵明詩。前人以淵明爲字。故直稱淵明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葉少蘊嘗辯之矣。愚按太沖詩渾樸。與靖節略相類。又太沖常用魚虞二韻。魚虞古爲一韻靖節亦常用之。其聲氣又相類。應璩有百一詩。亦用此韻。中有云前者隳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又三叟詩。簡樸無文。中具問答。亦與靖節口語相近。嶸蓋得之於驪

黄間耳。要知靖節爲詩。但欲寫胸中之妙。何嘗依倣前人哉。山谷謂淵明爲詩。直寄焉耳。斯得之矣。

靖節詩。初讀之。覺甚平易。及其下筆。不得一語彷彿。乃是其才高趣遠使然。初非琢磨所至也。王元美云。淵明託旨沖淡。造語有極工者。乃大入思來。琢之使無痕跡耳。此唐人淘洗造詣之功。非所以論漢魏晉人。尤非所以論靖節也。朱子云。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斯得之矣。

或問以蘭亭諸詩較靖節。靖節自是當家。然靖節未可謂無意爲詩。曰。渡江後以清談勝。而詩實非所長。故蘭亭諸詩僅爾。若靖節。則所好實在詩文。而其意但欲寫胸

中之妙耳。不欲傚顏謝刻意求工也。故謂靖節造語極工。琢之使無痕跡。既非。謂靖節全無意於爲詩。亦非也。

靖節詩。句法天成而語意透徹。有似孟子一書。謂孟子全無意於爲文。不可。謂孟子爲文。琢之使無痕跡。又豈足以知聖賢哉。以此論靖節。尤易曉也。

葉少蘊云。詩本觸物寓興。吟詠性情。但能輸寫胸中所欲言。無有不佳。而世人多役於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嘗觀淵明告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

淵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此其平生眞意及讀其詩孟夏草木長云云直是傾倒所有借書於手初不自知語言文字也此其所以不可及愚按少蘊此論於靖節最得其實靖節平生爲詩皆是傾倒所有學者於此有得斯知所以學靖節矣

晉宋閒詩以俳偶雕刻爲工靖節則眞率自然傾倒所有當時人初不知尚也顏延之作靖節誄云學非稱師文取指（旨）達（通）延之意或少之不知正是靖節妙境

靖節詩眞率自然傾倒所有晉宋以還初不知尚雖靖節亦不過寫其所欲言亦非有意勝人耳至唐王摩詰元

次山。韋應物。柳子厚。白樂天。宋蘇子瞻諸公。並宗尚之。後人始多得其旨趣矣。

靖節詩。直寫己懷。自然成文。中惟飢來驅我去相知何必舊。天道幽且遠。二三篇語近質野耳。陳后山云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豈以顏謝雕刻爲文。靖節自然。反爲不文耶。此見遠出蘇黃諸子下矣。

靖節詩。皆是寫其所欲言。故集中並無重複之語。觀田宗諸詩可見。今或以庸言套語爲自然。則易於重複矣。非所以學靖節也。

靖節詩。不爲冗語。惟意盡便了。故集中長篇甚少。此韋柳

所不及也。

靖節詩不可及者。有一等直寫己懷。不事雕飾。故其語圓而氣足。有一等見得道理精明。世事透徹。故其語簡而意盡。昭明不能多錄。惜哉。

靖節詩有三種。如少無適俗韻。皆欲居南村。春秋多佳日。先師有遺訓。衰榮無定在。道喪向千載。故人賞我趣。孟夏草木長。藹藹堂前林。蕤賓五月中。窮居寡人用。運生會歸盡等篇。皆快心自得而有奇趣。乃次山白蘇之所自出也。如寢迹衡門下。草廬寄窮巷。靡靡秋已夕。山澤久見招。結廬在人境。秋菊有佳色。萬族各有託。淒厲歲

云暮等篇。皆蕭散沖淡而有遠韻。乃韋柳之所自出也
如行行循歸路。自古歎行役。遊好非久長。悲生三季後。
弱齡寄事外。閒居三十載等篇。則聲韻渾成氣格兼勝
實與子美無異矣

或問漢魏與靖節詩。皆本乎情之真而體有不同。何也。曰。
漢魏近古。興寄深。故其體委婉。靖節去古漸遠。直是直
寫已懷。固當以氣為主耳。捫蝨清話云。文章以氣為主。
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昨讀淵明詩。頗似枯
淡而有味。已上六句皆捫蝨語

或問予。予嘗言元和諸公以議論為詩。故為大變。若靖節

大鈞無私力。顏生稱爲仁。等篇。亦頗涉議論。與元和諸公寧有異耶。曰。靖節詩。乃是見理之言。蓋出於自然。而非以智力得之。非若元和諸公騁聰明。構奇巧。而皆以文爲詩也。

作詩出於智力者。亦可以智力求。出於自然者。無跡可求也。故今人學靈運者多相類。學靖節者。百無一焉。

靖節與靈運詩。本不當並稱。東坡云陶謝之超然。但謂其意趣超遠耳。子美詩云。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豈以靖節亦爲性僻耽佳句者乎。

靖節擬古九首。畧借引喻、而實寫己懷、絕無摹擬之跡、非其識見超越、才力有餘。不克至此。後人學陶者、於其平直處、僅得一二。至此百不得一矣。嘗疑擬古、或諸家所爲。但晉宋無此等人

先儒謂靖節退歸後所作、多悼國傷時託諷之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古等目名其題云、愚按此論靖節甚當。不然則靖節亦有意與作者爭衡耳、且如士衡諸公擬古、皆各有所擬、靖節擬古。何嘗有所擬哉、斯可見矣。

靖節詩。惟擬古。及述酒一篇。中有悼國傷時之語、其他不過寫其常情耳。未嘗沾沾以忠悃自居也。趙凡夫云。凡論詩、不得兼道義、兼則詩道終不發矣。如談屈宋陶杜、

勸引忠誠悃款以實之。遂令塵腐宿氣。孛然而起。且詩句何足以繫諸公。即稍露心腹。不過偶然。政不在此時誦其德業也。已上十句皆凡夫語

靖節詩。語皆自然。初未可以句摘。即如東坡所稱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句。亦不過愛其意趣超遠耳。非若靈運諸公用意琢磨。可稱佳句也。

靖節歲暮詩云。市朝悽舊人。驟驥感悲泉。三良詩云。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此正晉宋間語。靖節耳目所濡。故

不覺出諸口耳。非有意爲之也。又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二句。亦非本相

靖節詩。有王撫軍座送客一首。句法工鍊。與靖節不類疑晉宋諸家所爲。又五月旦作。意雖類陶而語不類飲酒末篇語意俱類。至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又疑附會蓋葛巾漉酒。乃一時乘興所爲。非有意也。

晉人貴玄虛。尚黃老。故其言皆放誕無實。陶靖節見趣雖亦老子。而其詩無玄虛放誕之語。中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中觴縱遥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寒暑有代謝。人

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塗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等句。皆達人超世見理安分之言。非玄虛放誕者比也。

晉人作達。未必能達。靖節悲歡憂喜。出於自然。所以為達

蔡寬夫云。柳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為酸楚。卒以憤死。未為達理。白樂天似能脫屣軒冕者

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較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着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詠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已上二十二句皆寬夫評

晉宋間謝靈運輩縱情丘壑動逾旬朔人相尚以爲高乃其心則未嘗無累者靈運嘗求入遠公社遠公察其心雜拒之惟陶靖節超然物表遇境成趣不必泉石是娛煙霞是託耳其詩如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淸陰。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

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

蕤賓五月中。淸風起南颸。不駛亦不遲。飄飄吹我衣。

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等句。皆遇境成趣。趣境兩忘。豈嘗有所擇哉。本傳謂其任真自得。信然。

靖節詩。平淡自然。本非有所造詣。但後之學者。天分不足。風氣亦漓。欲學平淡。必從崢嶸豪蕩得之。乃不至於卑

弱耳。東坡與姪書云。大凡爲文。當使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故東坡爲詩。嘗學退之。晩年寓惠州和靖節。始有相類者。今人才力綿弱。不能自礪。輒自託於靖節。此非欺人。適自欺也。

靖節詩。甚不易學。不失之淺易。則傷於過巧。予少時初學靖節。終歲得百餘篇。率淺易。無足采錄。今閒一爲之。又不免類白蘇矣。白蘇學陶而失之巧因遂絕筆。不復爲也。

詩源辯體卷之七 宋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鍾嶸云。謝客（名靈運。小名客兒。襲封康樂公）爲元嘉之雄。顏延年（名延之）爲輔。愚按太康五言再流而爲元嘉。然太康體雖漸入俳偶語雖漸入雕刻。其古體猶有存者。至謝靈運諸公則風氣益漓。其習盡移。故其體盡俳。偶語盡雕刻。而古體遂亡矣。此五言之三變也（下流至謝玄暉沈休文五言）劉勰云。宋初文詠。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是也。南史載靈運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其眸古趨變類如

此。

予嘗謂漢魏五言如大篆。元嘉顏謝五言如隸書。米元章云。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猶予謂詩至元嘉而古體盡亡也。此理勢之自然。無足爲怪。

或問人言謝勝陸。何也。曰。從漢魏而言。是陸勝謝。從六朝而言。是謝勝陸。李獻吉云。康樂詩是六朝之冠。然其始本於陸平原。士衡此最得其實。今人不知。以爲靈運自立門戶耳。

五言自士衡至靈運。體盡俳偶。語盡雕刻。不能盡舉。然士衡語雖雕刻。而佳句尚少。至靈運。始多佳句矣。靈運如

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　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　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　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　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　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　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　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皋。　等句。皆佳句也。然語雖秀美。而未盡鎔液。至如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　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　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　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　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候禽。　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　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　等句。始爲鎔液矣。即鮑明遠所謂如初發

芙蓉。自然可愛。王元美謂琢磨之極。妙亦自然者也。

五言至靈運雕刻極矣。遂生轉想。反乎自然。如水宿淹晨暮等句。皆轉想所得也。觀其以池塘生春草為佳句。則可知矣。然自然者十之一。而雕刻者十之九。滄浪謂靈運透徹之悟。則予未敢信也。

或問古人佳句有妙合自然者。如何見得為難。曰。古人佳句。五言為多。大抵五字摹寫。而景色宛然在目。所以為難。若以意為詩。則非所以論古人也。

靈運佳句既妙合自然。至如杳杳日西頹。通篇圓暢。亦近自然矣。今人篤好靈運。於其俳偶雕刻處。字字摹倣。不

遺餘力。至其妙合自然者。則未有一語也。安知所謂初發芙蓉哉。

漢魏詩興寄深遠。淵明詩眞率自然。至於山林丘壑煙雲泉石之趣。實自靈運發之。而玄暉殆爲繼響。靈運如水宿淹晨暮等句。於煙雲泉石描寫殆盡。黄勉之謂如川月媚雲。玩之有餘。卽之不得。馮元成謂語不能述。畫不能圖。是也。太白傾心二謝。正在於此。然太白語或相近而體不相沿。至其自得之妙。則一氣渾成。了無痕跡矣。

薛考功云。曰淸曰遠。乃詩之至美者也。靈運以之。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淸漣。淸也。表靈物莫賞。蘊眞誰爲傳。遠也。

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左太沖詩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謝叔源詩清與遠兼之矣。胡元瑞云。薛論雖是大乘中旁出佛法。亦自錚錚動人。第此中得趣。頭白秖在六朝窠臼中。無復向上生活。若大本先立。旁及諸家。登山臨水。時作此調。故不啻嘯聞數百步也。愚按元瑞此論超越諸子。所云大本先立。則漢魏是也。

五言自士衡至靈運。其語益工。故其拙處益多。此理勢之自然。無足為怪。靈運詩如盛往速露墜。衰來疾風飛。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　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圖牒復摩滅。碑板誰聞傳。　無庸妨周任。有疾像長

卿。眷西謂初月。顧東疑落日。歡願既無並感慮庶有協。極目睞左闊。廻顧眺右狹。等句皆拙語也。以工者相比。則拙者自見矣。或以為不然。是虛慕古人。而不得其實者也。

漢魏人詩。語有質野。此太樸未散。如陸士衡。謝靈運。等拙句。實非偶雕刻使然。或反以陸謝諸語為工美者。既甚失之。或以為古質者則愈謬也。後之人多貴耳賤目。故反覆言之。

陸士衡。謝靈運。等拙句。本非可法。然後之擬陸謝者。篇中苟得一二語相類。亦足解頤。譬之籧篨戚施。雖為醜疾

使優人為之。果得其形似。觀者亦自快意。蓋擬古與學古不同也。詳漢魏擬古第一則

語有似是而實非者。最易惑人。如何仲默云。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其論詩有三病。而元美又稱述之。可謂惑矣。淵明詩真率自然。而氣韻渾成。而謂詩溺於陶。一病也。五言自太康變至元嘉。乃理之必至。勢之必然。而謂謝有意振之。二病也。靈運之名。實被一時。淵明之詩。後世始知宗尚。當時謝豈有意於振之耶。三病也。若云古詩之法亡於謝。庶不為謬。而黃勉之又深詆之。豈

以古詩之法尚猶有在耶。

予之論靈運詩。乃大公至正而無所偏。以漢魏晉人詩等第之。其高下自見。胡元瑞謂五言盛於漢。暢於魏。衰於晉宋。亡於齊梁是也。古體亡於宋古聲亡於梁國朝人篤好靈運於其詩便爲極至。凡稍有相詆。即爲矛盾。故予之論靈運詩爲破第一關。學者過此無疑。其他則易從矣。論初唐七言古爲破第二關論盛唐律詩爲破第三關

顏延年詩體盡俳偶語盡雕刻然他篇尚覺明爽。惟四言如應詔讌曲水。皇太子釋奠宋郊祀歌。五言如應詔觀北湖田收。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拜陵廟諸作。艱澀深

晦殆不可讀其意欲法雅頌實則雅頌之屑耳南史載延年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湯惠休亦云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彩鏤金豈當時以艱澀深晦者爲鋪錦鏤金耶然延年較靈運其妙合自然者雖不可得而拙處亦少觀其集當知之

延年五言如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亦佳句也至如飛奔互流綴緹轂代迴環疲弱謝淩遽取累非纓牽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未殊帝世遠已同淪

化萌。發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等句。皆艱澀深晦者也。

延年詩。本雕刻求新。然四言如皇太子釋奠云。國尚師位家崇儒門。元美謂老生板對。五言如侍遊曲阿云。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應詔觀北湖田收云。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拜陵廟云。周德共明祀。漢道邈光靈。意既淺近。體又一律。何太窘迫耶。元美謂其才不勝學。得之

漢魏人詩。但引事而不用事。如十九首雖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曹子建。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王仲宣。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等句。皆

引事也至顏謝諸子則語既雕刻而用事實繁故多有難明耳秦漢與六朝人文章亦然鍾嶸云吟詠性情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之謝莊莊詩不多見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云已上十七句皆

鍾嶸語

靈運延年五言四句又爲一變靈運如弄波不輟手延年如風觀羿春景二篇體既俳偶語復雕刻然聲韻猶古

上源於張孟陽五言四句

下流至鮑明遠五言四句

六朝人詩刻本多相混入然其體自可辨如詩紀載謝靈運一瞬即七里顏延年溥遊忝霜署二篇皆齊梁以後詩也又鳴蟬篇乃北齊顏之推作詩紀錄半篇屬延年誤矣

謝宣遠名瞻謝惠連五言篇什不多而俳偶雕刻其語實工與靈運絕相類南史載瞻嘗作喜霽詩即答靈運詩靈運寫之混詠之謝混叔王弘在座以為三絕又宋公遊戲馬臺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於時愚按喜霽詩尤近自然詩錄乃謂宣遠有詩不工非也

宣遠五言如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巢幕無留燕遵

渚有來鴻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　四筵霑芳醴中堂起絲桐　惠連如亭亭映江月飂飂出谷飈斐斐氣冪岫泫泫露盈條　夕陰結空冪宵月皓中閨　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　等句其語實工但未盡鎔液耳至如宣遠頽陽照通津夕陰曖平陸其氣覡甚勝若惠連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頗覡不再圓傾義無兩旦　則傷於拙矣要不可以此定優劣也

謝靈運經緯綿密鮑明遠名照文選作昭才駿軼蕩明遠五言如數詩結客蒯門東武等篇在靈運之上然靈運體盡俳

偶而明遠復漸入律體凡不當對而對者爲漸入律體但靈運體雖俳偶而經緯綿密遂自成體明遠本步驟軼蕩而復入此窘步故反傷其體耳以全集觀當自見矣滄浪謂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正以此也

明遠樂府五言步驟軼蕩正合歌行之體然其才自軼蕩耳故其詩亦如之

明遠五言如蔓草緣高隅脩楊夾廣津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　樂府五言如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讐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天子

拔劍怒。使者遥相望。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飛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等句最爲軼蕩。其氣象已近李杜。元瑞謂明遠開李杜之先鞭是也。較之顔謝如釋除阻而就康莊矣。

明遠五言既漸入律體。中復有成律句而綺靡者。如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珠簾無隔露。羅幌不勝風。揚芬紫煙上。垂綵綠雲中。等句。則皆律句而綺靡者也。然此實不多見。故必至永明。乃爲四變耳。

南史載文帝（他書作世祖）以照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

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才盡實不然也　明遠詩如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　虛容遺劍佩實貌戢衣巾　嬛綿好眉目閑麗美腰身　舟還莊甚笑水流孔急難　匹命無單年偶影有雙夕　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　等句皆鄙言累句也要亦是俳偶雕刻使然非必皆有意爲之也

明遠五言四句聲漸入律語多華藻然格韻猶勝　上源於靈運延年五言四句下流至何遜五言四句

明遠樂府七言有白紵詞雜言有行路難白紵詞本於晉而詞益靡行路難體多變新語多華藻而調始不純此

七言之三變也。下流至吳均七言　行路難如奉君金卮之美酒，瑇瑁玉匣之雕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桃之錦衾。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栢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歌吹音。首章全篇　洛陽名工鑄為金博山，千斲復萬鏤，上刻秦女攜手仙。承君清夜之歡娛，列置幃裡明燭前。外發龍鱗之丹彩，內含麝芬之紫烟。如今君心一朝異，對此長歎終百年。二章全篇　等章，則體皆變新，語皆華藻者也。馮元成云：行路難縱橫宕逸，長短恣意，遂兆李杜諸公軌轍，得之。至如隨酒逐樂任意去。獨魄徘徊遶墳基。蓬首亂

變不設鞦、徒飛輕埃遶空帷等句。非古非律。聲調全乖。歌行中斷不可用之。

胡元瑞云。行路難。欲汰去浮靡。返於渾樸。而時代所壓。不能頓超。非也。行路難體多變。語多華藻。而調始不純。自是宋人一變。若晉白紵舞歌。反爲浮靡者。歌名白紵。自應浮靡。本不得與行路相較。以鮑白紵詞觀之。自可見矣。

明遠七言四句。有夜聽妓一篇。語皆綺豔。而聲調全乖。然實七言絕之始也。下流至劉孝威七言四句。元瑞謂七言絕起斷自梁朝。則失考矣。

何承天鐃歌十五曲。其五言辭調略與士衡相類。較傅玄

爲勝。雜言將進酒等[illegible]之於宏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矣